



林白
著

万物花开

女人死死抓住走廊的窗子，两个人使劲扼住她的手，
两个人推她的肩膀，一推就推了好远，女人说：你再推！
再推我就一头撞死。

四个人同时松了手，再次吓住了。真是一颗定时炸弹
尚未排除，另一枚炸弹又要引爆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林白
著

万物花开

女人死死抓住走廊的窗子，两个人使劲扳住她的手，两个人推她的肩膀，一推就推了好远，女人说：你再推！再推我就一头撞死。

四个人同时松了手，再次吓住了。真是一枚定时炸弹尚未排除，另一枚炸弹又要引爆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万物花开/林白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03.7
ISBN 7-02-004215-5
I. 万… II. 林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21518 号

责任编辑:王 晓 责任校对:刘光然
装帧设计:柳 泉 责任印制:李 博

万 物 花 开

Wan Wu Hua Kai

林 白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10 千字 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9.125 插页 3

200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32000

ISBN 7-02-004215-5/I·3197

定价 15.00 元



作者像

前 言

无论如何,我就是大头。

目 录

第一部	墙壁·····	1
第二部	游荡·····	13
第三部	七姐妹·····	143
附 录	妇女闲聊录·····	169
	妇女闲聊录(补遗)·····	279
后 记	野生的万物·····	281

第一部

墙 壁

在看守所瘤子一直没发作，但我知道它们在我的脑袋里。从前我不太看得见它们，因为它们不飞出来，现在它们一飞就飞出来了。在稻草和尿骚混合的气味里，它们飞出我的脑袋，停留在灰暗的空气中，它们的形状跟医院里的片子相同，看起来，像一朵五瓣的灰色花朵。

就这样，我看见自己光屁股站着，面对墙壁。

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。大概是要挨一顿暴打，这样的事情我听说过。但是他们没有打。

他们让我自己把裤子脱了，面对墙壁站着，双手扶墙。我感到屁股一片冰凉。已经熄了灯，墙头透进一点月光，号子里看上去灰蒙蒙的，灰中带黑。

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。

好半天没有动静，于是我转过身来。他们看着我，不说话。黑暗中，这七八个人的眼睛像猫眼，闪着隐约的荧光。我觉得自己就是一只小耗子，被人扔进了野猫洞。有一个人戴眼镜，我看不清他的眼睛。第二天我才知道，他是这个号子里的老大。

老大晃了一下手，说，算了。

他斜靠着铺位，有气无力的样子。然后他软塌塌地抬起手，

冲人堆里晃。众人一动不动，无人吭声。我听见大家的心都揪了起来，悬在黑暗的半空中。他的手指到谁，谁就慢慢地站起来，两边的人则慢慢出着气，气息软得像鼻涕。

人也像鼻涕。

他一共点了两个人，看上去，是除我之外最小的两个。后指的那个没有马上站起来，老大脱了一只鞋劈头就冲他扔去，在黑暗中鞋好像长着眼睛，不偏不斜，正好打中那人的眉心。那人呀了半声，老大的第二只鞋又扔到了他的嘴上。

两个人对着一面墙站着，低着头，一只手扶着墙，另一只手解裤子。裤子掉到他们的脚背，裤衩掉到脚腕子上，四瓣屁股在黑暗中是灰色的。大小的猫眼靠墙根坐着，看着四瓣灰色的屁股，一动也不动。

老大悠闲地站起来，他微微歪着头，趿着鞋走到两个人的身后。他抱着一个人的腰，把裤子里的东西掏出来，往那人的身上撞。一下一下地撞着，一边发出舒服的叹息声。众人看着他拔出来又插到另一个人身上，那人站得不好，他用膝盖一顶，那人一下双膝跪倒在地，他按着那人的头猛搞一气才松手。

我吓坏了，胡乱把稻草垫子盖在身上。刚盖好，老大就扔过来一只鞋，我只好重新把垫子铺上。

黑暗中猫眼都闭上了，我放松下来，开始闻到一阵又一阵的尿骚味。稻草垫里的虱子咬得我全身发痒，我特别想回家。我想家里的床，想床边塑料桶里的半桶水。这样一想，我后悔极了。

老大是个大学生，在北京上的大学。他干的事跟杀人有关，但没杀死。我一点都看不出，他像个中学老师，知识分子，长得很

斯文。他喜欢哭，我不明白一个爱哭的人怎么会杀人。他坐在床板上哭，双手捂着脸，哭得喉结一跳一跳的，像是里面有一只小耗子，眼泪水从两边涌出来，腮帮亮亮的。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爱哭的男人，他哭着哭着就把眼镜拿下来。

如果他没进来，跟我们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。但我进不进号子都差不多，活着不会有什么改变。我们王榨有七八个人进来过，我爸和细铁哥还在新疆坐牢，快出来了，出来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这事我替细胖认了，他家给我四千块钱，我觉得没什么不好。

但我不喜欢我睡觉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尿桶，不喜欢虱子咬我，我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再把我的裤子扒下来。

我不喜欢他们撒尿，好像尿水随时都会溅到身上。我也不喜欢吃这里的饭，每顿都是白菜。但我喜欢听他们说女人，他们让我说，我一说，他们就笑，说我还没长毛就知道想女人了。

他们每次都让我说小梅的事情，老大最爱听我说小梅断气之后我对她做的事情。实际上事情都是细胖做的，但既然我拿了细胖四千块钱，我就要把事情说得像是我干的。说了几遍，我就觉得事情真的就是我干的了。

我问脑子里的瘤子，我是大头还是细胖？瘤子说，是大头，我又问：是谁干的小梅？瘤子说：是细胖。这时我觉得瘤子真是个好东西，它帮我认清事实，让我知道我是大头。

但小梅在月光下赤裸的身体好像就在我的眼前，细胖衣服上的鱼腥味飘到号子里，在七八双猫眼中隐隐约约。老大说，你躺到地上去。我知道，这时候就是要让我当小梅了。秋天的水泥地凉得像冰棍，我一躺下去就打喷嚏，一口气打了十几个，喷出的口水落到我的脸上。老大就让我改躺到稻草垫上，他跨在我身

上，一边解我的扣子一边说，这是演出服？我说，是。跳开放的女孩自己缝的，其实就是一块布，在胸口系一个结，下摆都掩不住，一动就露到大腿根。

老大解我扣子的时候手很轻，到底是大学生，文雅。他摘掉了眼镜，眼睛半眯着，俯下身，脸对着我的脸，眼睛对着我的眼睛。但我知道他没在看我，他大概在看他想象中的小梅，或者看一个他喜欢但又永远不可能搞到手的女人。

我的衣服完全被解开了，胸口一片冰凉。

我说，她躺在稻场的地上，八月十五，月亮很亮，稻场上全是豆秸垛，她的身体一半在月光里，一半在阴影中，一半黑一半白，好像有人把她从中间锯开了，看上去很奇怪。我把她抱到有月光的地方。老大问，你抱得动她吗？我说抱不动。同号的七八个人窃窃地笑起来，他们怕值班的队长听见，笑起来就像一群老鼠在吃谷子。

老大没有笑，他等着我往下说。

在这之前我说过两次了，他还要我说，他把我当成小梅，一边听我说，一边在我身上干我干过的事情（其实是细胖干的），他说这就像表演哑剧，他在学校的时候看过哑剧，他想参加学校的戏剧社，但人家不要他，他说这是一种歧视。歧视我知道，就是看不起。

他在我光身上抚摸。抚摸的时候他不让我说话，他的手指细长，是凉的，他跟我们王榨的学智哥一样，虽然生在农村，但从来没干过活，家里把他当菩萨似的供着。他反复摸我的脸，我的身上全是骨头，但脸上却有肉。在我家我从不干地里的活，所以肉细。他用手指在我脸上按，划圈，也可能是写英语。划够之后他就一上一下地摸我的脸和耳朵，他把我的嘴唇捏起来捻，好像那不是嘴唇而是面团，他还捻我的耳垂。看样子他喜欢肉

乎乎的东西。

我已经知道他的习惯了，他的手一停，我马上开始说。我把小梅抱到月光底下，我没拽她的裙子，是裙子自己开的，她的奶坨子露出来，挺在我的面前，一点遮拦都没有，我伸手一摸，又软又凉，肉乎乎的，我又喜欢又心惊胆颤。我一害怕就把手拿开，但一拿开又觉得手上空空的没着落，就又放上去。我一揉她，别的事情就全不管了。她就是特别好的一个光身子，我跪在她旁边，全身的血都变轻了，很快地从这边流到那边，又从那边流到这边。我用右手摸她，右手的惊颤一浪一浪传到左手，我又用左手摸她，左手的抖动也一浪一浪传到右手。用两只手摸跟一只手摸完全不同，我两只手按在她的奶坨子上，十指连心，惊颤像闪电一样打到我的全身，我的骨头又酥又轻，呼的一下，全身都腾空了。

老大摸了一下我满是骨头的肩膀，问，她没有戴文胸？

我又回忆小梅的奶罩子，在大棚跳开放的时候，她的奶罩子闪着金色的碎纸，在两个一百瓦的大灯泡下闪着金光。

听我说起大棚里的跳“开放”，大家都很来劲。我们号里有一半人看过开放，但老大没看过，他看过哑剧和芭蕾舞，但没看过跳开放。大家说芭蕾舞就是大腿舞，电视里有，大腿舞跟跳开放比，大腿舞最多算汽水，跳开放则是白酒，一句话，够劲。

老大就让大家讲跳“开放”，轮流讲，一人讲完了下一个接着讲。他们都讲得不好，边讲自己边咽口水，讲得自己两眼发直腿根发硬，我们一点都听不出名堂。而且往往一两分钟就讲完了，连个屁都没讲出来。轮到我的时候，我脑子里的瘤子特别活跃，好像又回到了大棚的现场，在黑暗中我的眼睛闪闪发亮，我说，小梅的奶罩子上有很多金色的碎纸，两个一百瓦的大灯泡一照，

闪着金光。

她穿着半透明的裙子，绕场一周，里面奶罩的轮廓看得清清楚楚，还有三角裤衩，也隐约能看见，她一走，把下摆带动得一掀一掀的，差不多能看见大腿。她站在台中央，挺着，用手一拉，半透明的纱坎肩顺着她的肩膀滑下来，一下子，上身只剩了奶罩子。她又绕场两圈，再一弄，奶罩也脱掉了，上半身完全光着，像牛奶那么白。她挺着胸绕场走，一走一颤，好像里面装着水，我担心她颤得太厉害，水从里面流出来。她走到边上的时候，里面的人往她身上撒了一把发亮的碎纸屑，纸屑有红的绿的金的银的，她的身上就像长出了珠宝，在灯光下闪闪烁烁，她那奶坨子也沾了些发亮的纸屑，一颤一闪，一闪一颤。大家看得眼珠子都掉出来了，眼珠子纷纷跳出来，人都被定住了，眼珠子自己往台上飞，后面的挤着前面的，像一群马蜂，全是公的，但是没有马蜂的嗡嗡声，眼珠子们围着小梅的光身子，想流口水，但嘴又不知道在哪里，想眨眼，也不知道眼皮在哪里，它们想让小梅冲它们笑一笑，小梅连眼皮都不抬，她的头上戴着一顶金纸糊的皇冠，看上去像一个皇后。

在黑暗中我看不见他们，但他们的眼睛闪着光，照亮了每个人的耳朵。人的耳朵跟嘴一样，跟鸡巴一样，总得沾点什么才有着落。

在讲述中，我的瘤子则成为了天才。它灰色的花瓣越过墙壁，越过时间，总能准确地回到早已消失的现场。

一连十几天，我们每天晚上都这样消磨时间。他们让我扮演小梅，在号子里走台步跳开放。号子里除了铺位，横的只能走两步，直的也只能走九步，而且不能走大步。

一个男小梅（就是我）就这样出现在拘留所的号子里，他的

脑袋比平常人大，脑袋大不是因为他比别人聪明，而是因为里面长了五个瘤子。瘤子长在右边，所以他就往左边歪脑袋，眼睛有点斜，身上骨瘦如柴，衣服里空空荡荡，装满了阴风鬼气。

总而言之，这个丑八怪就是我；总而言之，他们出于无聊，让一个丑八怪代替美女；总而言之，在黑暗中，一个丑八怪可以成功地装扮成美女。

我在号子里走，有时快有时慢。他们半眯着眼，从我搅动的空气来想象一个小梅。我宽大的衣袖碰到他们的脸，他们就会有强烈的现场感。

有一点残月，光线稀薄，我在灰色的号子里走动，我的影子是黑色的，我因为瘦而轻盈，因为终年上墙爬树，我觉得自己会飞檐走壁，因为长了瘤子，我视死如归，因为代替细胖进号子，我觉得自己是细胖，因为代替小梅跳开放，代替她躺在地上让老大脱衣服，我觉得我就是小梅。我在灰黑中走台步，他们看不清我的头，也看不清我骨瘦如柴的身体，他们看到有一个影子在走动，对他们来说，这个影子就是小梅。

我脱掉我的上衣，凉气从前胸后背同时灌到我的气管里，我一下又打了几个喷嚏。喷嚏使我从小梅的影子变回了大头。

如果我不打喷嚏，我也随时会变回大头，我从这边走到那边，有一两只手会碰到我，他们在我身上抓一把，抓到骨头他们就知道我不是小梅。这使我觉得自己是妖怪，我的武器就是自己的影子。

我许多次代替小梅躺在稻草垫上，老大一次次地脱我的衣服。他不再需要我讲，他把我当成一个女人，一次次把我压在身子底下。他有时候让我用嘴当女人。

因此我很快就不用靠着尿桶睡觉了。我的铺位紧靠老大的

铺，他不让我倒便桶，让他们把好吃的给我。我想起细胖给小梅的煎鱼，我和他给“七姐妹”歌舞团送的白菜、茄子、花生，只有土豆大的萝卜和偷来的肉骨头。

老大的身体有一股炒糊的麦子味，他说我身上是一种烤土豆的味，虽然我瘦，但他特别喜欢我身上的味道。他使劲撞击我，每一次都发出嚎叫声，但他有时候抚摸我，好像也有点心疼我。

有很多次了，我不知道自己是大头还是小梅，或者是我脑子里的瘤子。

号子里经常打人，每一种打法都有一个菜名。一共有三十六道菜，是三十六种打法。我只见过其中的几种。红烧狮子头，是揪着头发打。炒黄豆，把人推来搓去。用尿浇，是腌咸肉；抬起来摔，是爆炒腰花。扒光衣服打，是烤全羊。

因为老大，我一次都没挨过打。

进来过一个复员军人，他说他是冤案，不愿跟我们同流合污。这样，他每天都吃到一个“菜”。到第五天，天还没亮，他在地滚成了一团，嚎叫夹杂着呻吟，但老大不让人理他，所有人都靠墙站着，直到政府来人。他吞了牙刷，自杀，但没成功。政府给他吃菜，把牙刷拉了出来。他没死成，转到别的号子去了。大多数人没有他的血性，只打一顿就够了。

发烧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奇怪。我躺在原地，我的瘤子带着我的眼睛飞到半空中，它看见大头躺在看守所的稻草垫上，两眼发直，像一条狗。

我的瘤子比我记得的东西更多，它飞翔在王榨的上空，看见猪和狗，蜻蜓和蚂蚁，地里的油菜和我床上的南瓜，一条叫做妞

儿的牛,看见我的腿根飞速成长变硬,以及二皮叔、我奶奶、三躲、四丫姨,还有花痴和双兰,细胖小梅和小秋,还有打架的时候飞舞的拳头、明亮的土铳。所有的人和事都在飞奔。万物都在飞奔。

wan
wu
hua
kai